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七

元　趙采　撰

䷊ 乾下 坤上

程子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

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進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彚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朱子曰易最難看須識聖人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却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茹何耶如此之類須要思量著

愚曰泰否之初皆言拔茅茹伊川以茅比君子故於泰之征吉否之貞吉亨皆主君子言文公則以

量施劉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
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烏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
遠之事哉夫治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
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
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
將約而正之非絶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
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
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産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

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於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朱子曰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愚曰二五為泰之中非若他卦以下體之中在二上體之中在五也二雖中若以六居之則偏於陰矣今以九之陽而位二之陰中也五雖中若以九居之則偏於陽矣今也以六之陰而位五之陽亦中也此二五所以為泰之主也然二五雖均為泰之主而致泰則在二何者五為柔中之君其才則弱二為剛中之大臣其才足以有為故五虛心以任二二秉誠以輔五是主泰雖在五而致泰則在

二故泰之一卦唯九二之文辭獨貫六爻之義爻辭凡五句十五字一句主一事一字有一義不容輕視也何謂荒荒者榛蕪而未治之謂也初九是巳初雖陽德之賢窮而在下行則未成名則未立荒莫甚焉九二大臣也乃能容而受之而引之以進於上非包荒而何何謂馮河馮河者無舟而涉過於勇者也九三是巳三雖陽德之賢剛而不中好勇過我馮河莫甚焉九二大臣也乃能材而使

之而不嫌其在巳上非用馮河而何何謂遐外三
陰是巳三陰在外其於二也可謂遠矣然三陰雖
小人君子於小人亦必有誘掖誨化之道而無擯
斥絶棄之理九二大臣也乃能不以其遠而遺棄
之非不遐遺而何何謂朋内三陽朋也初與三與
九二同德可謂朋矣然君子與君子亦不當阿附
朋比之私九二大臣也雖包初之荒用三之馮河
而本無私暱之意非朋亡而何九二有此四者此

所以得尚於中行也中行六五也何謂尚企而配

之之謂也以臣而賓於天子曰尚賢以令人而友

古人曰尚友以臣庶妻天子之女曰尚主舜尚見

帝是也二與五同心相孚剛柔相應是以謂之尚

觀六五帝乙歸妹之辭則九二謂之尚宜也以中

行之臣配中行之君其道不既光大矣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

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子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

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旣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

愚曰隍城外濠塹也城築之初於此取土令城頹圮復入于隍反泰為否也自邑告命文公云邑是

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無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無也既否則泰矣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貞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為否也

朱子曰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
其義亦可見
愚曰否雖天地陰陽之運然亦不徒否也所以致
否者由用世者之匪人也伊川言匪人是無人道
看来不是否之世都無人道只是有人道者不出
来無人道者出来用世若謂都無人道則道在天
地間曷嘗一日無人道曷嘗一日息只是否者以
小人在位所以說否之匪人是非人之得時得位

所以如此聖人為君子謀故告之曰不利君子貞
使君子安於天以俟其復不能安之求以正之非
君子之利大往小來時也故不復致吉凶之辭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
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程子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
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

知韓擒虎渡江後主弗聞可不謂之無邦乎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程子曰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朱子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君也

朱子曰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益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又曰初六是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時

愚曰文公言泰否拔茅是君子小人牽連而進之象但小人進多不正故戒以貞則吉而亨象言志

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無也夫人於否之時守其貞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也

朱子曰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

其守也　又曰否六二包承龜山做包承小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却不成句龜山專說這一段蓋為自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

愚曰包有善不善泰之包荒則包容之義否之包承包羞則包藏之義也二以陰邪之小據內而應君包藏其心承順其上足以得之小人固吉矣邪正不兩立小人吉則大人將如何易曰能安於否深自閉藏則亨矣象以不亂羣釋之夫冠章甫而

所以包許多羞恥世間小人做了罪過他心下也自不安者甚多

愚曰三以陰柔據剛位且居下卦之上小人之位極矣德不稱位恥莫甚焉猶切近於陽見聞所漸亦知其可羞矣而不能行其所知以至於忍恥而冒處故謂之包羞曰位不當者言不當居此位也

或曰聖人於泰否只管說包字必是卦有此象曰泰否兩卦皆乾坤之變天地无所不包故泰否多

取包字為義然天包地外故泰有包荒之象地只含
洪光大做天底不得故只包承包羞乾坤分量如此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程子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
而得髙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
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
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
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

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
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也有君命則得无咎乃
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朱子曰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是吉凶到此未判
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
福本是陰長之卦知九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
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今以四時寒暑而
論若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

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方得葢亦抑陰助陽之義

愚曰否泰之相反也泰之四其陰翩翩而下復則否之四其君子亦聯志而上行然四則小人之黨尚壯君子之勢方微易恐君子次且未進也乃作其氣曰否將轉泰此天命也既有天命自令濟否君子可无咎矣小人疇類且將離君子可受祉矣象又明曰此正君子志得道行之秋吁易於否極

之復来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寳

愚曰易於否言休否於復言休復伊川釋休復則以休為休美於否則以休為休息今愚於此亦只以休美言休美事也有仁恤斯民之意九五以乾之

大人在下之大人也二之大人否亨僅足以亨其身五之大人亨則天下蒙福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程子曰上九否之終也物理窮則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

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朱子曰且如否内二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故不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便聖人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底道理五說苞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上九之傾否到這裏傾了否做泰

愚曰否易而泰難勢也故泰卦未久至三而已變矣否至於上始有可變之會焉葢陰上而陽下物

必思復其變之也速令陰陽定位欲變而爲泰是必至於傾蕩無餘而後可夫休否繫乎人傾否存乎天故九五曰大人吉言人事也上九曰否終則傾言天運也否傾則復於泰矣然徒知天而不知人則亦不達所以傾之之道先否後喜與仁者先難後獲之意同見聖人只理會傾否不問他喜所以象言否終則傾更不言喜了用世者宜知之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七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八

元 趙采 撰

䷌ 離下乾上

程子曰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否義相反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

與天同之故為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五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隂三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隂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

愚曰否是上下不交同人則上下相同然不謂之泰而謂之同人此只是時將開泰與人同心同力之初未說到泰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

人于野大公至正無遠近无親疎同人以濟大難

此與天合德故彖以乾行賛之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程子曰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

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朱子曰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愚曰此卦以全體言之則健必欲明明必欲健健而不明不足以廣于野之公明而非健不足以成涉川之利以二體言之二五皆中正也上有剛健中正之君子則下必有文明中正之君子出而應

之乾只是健離只是明健資乎明以燭天下之理明資乎健以行天下之公明而无蔽健而無息中正相應此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曰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志久欲成大同之治前日不相應故塞今中正以應則通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程子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與天同故云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

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呂東莱曰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亦了然

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
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常人
以同為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
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
濟乃為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程子曰九居同人之初而无係應是無所偏私同人
之公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無私

昵之偏其同愽而公如此則無過咎也出門同人于外
是其所同者廣無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戚之
異過咎所由生也既無所偏黨誰其咎之
愚曰初九變則成艮艮為門艮陽畫居三爻人道
也故曰同人于門人只為私意小智限隔在門裏
猶同得出門便同不得于門于是往也象恐人不
曉于義故直截分明說出門同人一出乎門則自
是而往同乎比鄰自是而往同乎邑人自是而往

同乎天下四達皇皇又誰得而咎我哉雖然屋之
有門木為之心之有偏私為之同人以去私為先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
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
可吝二若陽爻而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
私也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則為可吝故
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

踈知有近而不知有遠故戒其如此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髙陵三歳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歳不興安行也

程子曰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唯一隂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彊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懐惡而内負不直故又畏

无競矣于野則无私也能无競未至於大公无私所以能无悔而未能亨也象曰志未得豈非君子之志必至于野而後得與

䷍ 乾下離上

程子曰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為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

程子曰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虚中文明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

愚曰陽為大大有元亨此四字彖辭盡之位加以尊居天下之廣居也中加以大皇建其有極也應加以上下天人交歸也成卦主六五而言一陰五陽凡六卦唯大有六五為五陽所宗其小畜則初

九復自道九二牽復九三反目何嘗盡從六四履
則二坦坦四愬愬五夬履何嘗皆歸六三夬則五
陽正決一陰姤則一陰反消五陽同人則六二往
應九五蓋陽為陰主可以常陰為陽主不可常使
非六五文明柔順居中而尊安能宗五陽而上下
應之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程子曰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于乾

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
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爲元始之義爲首出庶
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爲善爲大而已曰元之
爲大可矣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
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
衰衰固後于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失也
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
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朱子曰火在天上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方見得有
無若不照見是有是無不可知何名為有
愚曰遏惡揚善當无時不然何獨于大有言之大
有火在天上大明中天无物不照而下體乾既明
且剛故能遏止天下之惡使不終為遏如遏絶苗
民之遏是止之之義遏惡揚善便是順天休命處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程子曰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彊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壯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彊能勝大有之任也

愚曰以剛健履中位其德全矣有應在五五謙虛

人害也

程子曰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公

當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為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有為已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殭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

朱子曰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虚中下賢故為亨于天

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無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愚按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杜預曰大有九三爻辭也則卜偃時讀易作公用享于天子又古書亨享通用君之大有莫盛於五臣之大有莫極於三三者公之位也按周室班爵之制天子一位公一位則公之尊亞於一

交於我兩孚相交啐啄同時故曰厥孚交如然又曰威如吉何也見君臣交孚之中有截然等威者寓象以交孚為信以發志者言以我之信發彼之志也以威如為易而无備者又就威如上說出一層言威如雖是分守森嚴元自簡易不設備非如公孫述之見馬援嚴陛戟陳儀衛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程子曰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

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

之哉孚以相交履信也以柔居尊思順也二賢也
五下之尚賢也動則履信居則思順又能尊尚于
賢使賢人君子樂為吾用不自大其大以極于大
不自有其有以不失其有吾无求於天而天自祐
[illegible]无求于吉而吉自備之此言六五之君實盡
此而言于上九者非上九之才能得此也蓋言大
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
有之吉非止上九之吉也聖人變文立義如此